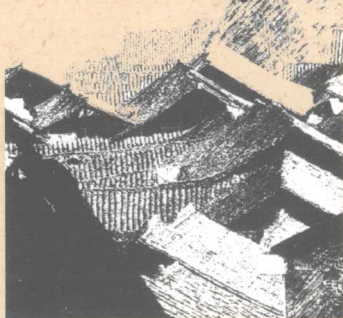


山水与华夏文化精神

情懷

子午
著



中国新诗导论 中国当代
新诗流派史论 新叙事
主义诗歌宣言 守护灵魂
与语言的家园 当代诗歌
应提倡一种经典意识 诺
贝尔文学奖百年回眸 哲
学的贫困与文学的尴尬和
僵局 孟京辉与中国当代
先锋戏剧 《三峡好
人》：第六代导演的里程
碑式影片 易学对东西方
文化科技发展的重要贡献
及深远影响

山水情怀 与华夏文化精神

子午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水情怀与华夏文化精神 / 子午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59 - 6212 - 5

I. 山… II. 子… III. 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8716 号

书 名	山水情怀与华夏文化精神
作 者	子 午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海燕 王柏松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张海燕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 / 32
印 张	13.75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9 - 6212 - 5
定 价	2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心远地自偏

(自序)

晋代大文学家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之五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事实上，这反映了陶渊明的一种崇高而博大的生存智慧和境界，以及“乐天安命”、“忘怀得失”的哲学观、人生观，并体现了其淡泊、虚静、超然物外的文学观、美学观。他居然可以做到置身于人车喧闹的“人境”都市，却在虚静、淡泊的内心达到了远离都市尘嚣、听不见任何车马喧声——即忘忘（物我两忘）、“心远地自偏”的境界（化境）。这既是生存哲学视阈的最高峰，也是美学视阈的最高峰。自晋以降，无人可以企及。

现在，我们正处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和全球迈入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特定时代。一个真正具有知识分子内省精神的现代作家和学者，更应确立孔子“乐以忘忧”和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崇高思想境界，并以米兰·昆德拉式的“以对抗时代的进步而获得它自身（即艺术）的进步”。因为美学与科学是不同步的，有时甚至是相悖的。关于这一艺术与人生的命题，笔者以为，得从以下两个既相互对抗又相互补充的视角去理解和把握。贝多芬认为，艺术是以自由和进步为目的，这与人生的目的相一致。歌德也曾说过：“谁拥有了艺术，谁就拥有了宗教。”^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清醒地认识到，文学、艺术以至一切文化、哲学不可能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包括现实问题）。据此，王家新告诫说：“诗歌就是诗歌，即使生活不完善，我们也无法把它作为一种补偿。实

际上对于一个诗人，当他进入写作，诗歌便开始加剧着他与一切外部生活方式的偏离。”牧歌甚至还发出了“救救诗人”的呼吁。

当下不少青年诗人以为，只要拥有了诗歌便拥有了一切。这一方面滥觞于海子关于“诗歌是王者的事业”思维模式的印痕，另一方面，则是宥于其人生和思想历练（包括读书）两方面的欠缺所致。他们越是文化底子单薄（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均显匮乏），便越容易陷入这种主观决定论或唯意志论的一厢情愿式的幼稚臆想之中。维特根斯坦虽然也曾说过：“我的世界的边界即是我的语言的边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以语言和思想所组成的艺术建筑（精神世界）去对抗或取代真实的客观存在（物质世界）。正确的态度应是，既不排斥现代的科技人文生存空间及其形式，也不要蜕化成为科技时代物质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机器。

此外，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作家、诗人乃至一部分批评家，仅凭自己对西方文学的一点表面、粗浅的认识和偏爱，便以为西方文学是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基本范式和出路。殊不知欧美相当多的现代派作家、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影响。如美国诗人庞德、勃莱、雷克思洛斯（他还为自己起了个中国笔名王红公）、赖特，加拿大女诗人舒克，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叶芝、英国作家肖伯纳、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瑞士籍德国作家黑塞、英籍保加利亚裔作家卡内蒂、墨西哥诗人帕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2008年度刚获诺奖的法国作家克莱齐奥等，都直接受惠于中国文化或中国古典诗歌的浸润。还有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英籍美国大诗人艾略特、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法籍比利时诗人米肖、前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甚至德国大作家歌德、大诗人海涅、大戏剧家布莱希特……等等，也曾深受中国文化和东方哲学的影响，并从中汲取菁华和智慧。

英国著名学者、哲学家罗素曾于上世纪20年代初来中国

讲学和考察，亲自目睹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闭关锁国多年后的“五·四”受到西方文明广泛而深入冲击的困窘。当时就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批主将和中国文化精英，囿于那个时代的特定原因，也提出了一系列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决绝主张。然而，意识超前、目光远大而敏锐的罗素立刻就洞穿了其中的谬误。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一语惊人地指出：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那将是人类文明的悲哀！我们（指英国和西方）“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②。这一观点在当时是多么地难能可贵！不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同样面临着如何向现代转型的问题。这已成了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且十分棘手的现实难题。随着近年全球范围“汉语热”、“汉学热”的逐渐升温，并将汉语正式列为欧美的第二外语，我们只有深入研究、批判和系统整理传统文化，并使其学理脉络和体系更趋明晰及完备。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人文光辉，才能被现代人所接受并使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华夏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如果中国文化的薪火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陷于失传或寂灭（当然它是不会自行寂灭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被历史所唾弃的罪人！说到底，文化是需要不断坚守、拓新，不断溶入时代精神并有所发展的。这是因为——世界的每一天都是新的。而我们，则必然在时光中一天天老去……

杜甫曾在《旅夜书怀》一诗中吟道：“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从另一意义层面上说，所有人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随机的和他者的。当人一旦把自己的追问（杜甫式的追问）指向生命本身，这种了无尽头的孤独感、落寞感，对宇宙、人生和命运的无奈便不可避免地袭上心头。只要你有着一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有着一一种对真理的渴求和对终极拷问的热望，有着一一种对生命的尊崇和对

历史的敬畏，只要你还活着，并持有一颗还未钝化的不老的心，你就会抵达这只在天地间飘泊不定、来去无踪的沙鸥深层的心理现实。我们不妨为这只沙鸥作出以下推想：它到底是淡泊自持还是茫然无知？它到底是比人类智高一筹还是故作深沉？它到底是超然自在还是被动无奈？它到底是一种思想的载体还是一个表面堂皇的活的摆设？同样地，我们作为宇宙中一个匆匆而过的偶然个体和卑微生命，我们确实无法判定自己的思想是否高于或低于一只在空中一晃而过的鸟类，也无法判定自己的生命是否会得到自然和社会的认同，是否更值得日月的照耀和雨露的滋养。

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说：“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这盏灯，便是源自山川大地的既在现实并高于生存现实的一种思想境界和人文精神。文学艺术和一切思想文化形式，正是点亮人们心灵深处被黑暗所包围的灯盏的火种。这一点亮灯盏、照彻黑暗的境界，正是孔子所谓进入“知天命”状态的境界。而要达到这一境界，惟有读书和修身。宋美龄把读书视为高于生活之上的一种美德。她指出：“终身阅读并且思考，就是幸福。”因为读书是试图把人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并让人的生命提升到高于其他生物水平状态的唯一途径。只有不断读书和修身，才能使人的灵魂更加纯洁和崇高，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人。王国维曾把成就大学问和大事业的三个必经的境界分别用三段宋词作了形象的比喻。第一个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宋·晏殊《蝶恋花》）；第二个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宋·柳永《凤栖梧》）；第三个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宋·辛弃疾《青玉案》）。

在上古时代至中世纪以前的社会里，应该说，整个人类在本质上与自然是一致的，他们认识到并乐于认同自身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当人类进入了后工业和高科技时

代，其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把人变成了科技的一部分，并呈现出进一步弱化乃至逐渐远离其自然性的趋势。一方面，人类为了生存和社会发展而发展了科学，制造了机器，解放了生产力；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把人的功能、思想、人性和文化日益弱化，以至萎缩，终有一天机器也会把人变成了机器。那么，人类在 21 世纪以至未来岁月，该如何保持并强化其自身的自然属性、人性和科学理性，这已成了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难题。更是知识分子进行内省和社会批判的严峻课题！雨果在对莎士比亚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后，这样写道：“诗人是唯一既赋有雷鸣也赋有细语的人。”（《莎士比亚论》）

在这里，所谓“雷鸣”就是要有一种在暴风雨中搏击、呐喊的精神——为自然天道，为自由和科学理性，为不愿沉沦的人性；所谓“细语”就是要保持一颗敏感、细腻、深刻、丰富而不受污染的心灵。在生活层面的现代化、城市化越是充分和完备，在精神层面就越要回归人文的田园山水；在行为方式上越是趋于实用化、世俗化的功利意向，在人格操守上就越要保持其独立性和尊严。是的，我们既要保持陶渊明“心远地自偏”式的淡泊无为的思想境界（生活在繁嚣浮华的氛围却能守静自持），也要强化自己在生存现实中勇于追问、敢于承担的使命感（关注社会而心忧天下），像一只高科技和互联网时代穿行于信息天空的鸟类，勇敢、悲壮地搏动着伤痕累累的翅膀……

2008 年 11 月 13 日 0 时 50 分，于广州。

注：

①转引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 42 页，海南出版社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②见罗素《中国问题》第 8 页，学林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目 录

心远地自偏（自序）

第一辑 灵魂与语言的家園（诗论）

中国新诗导论

——中英对照版《20 世纪中国新诗选》长篇序言

..... 3

中国当代新诗流派史刍议

——《中国当代流派诗选》长篇序言..... 36

新叙事主义诗歌宣言

——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新诗九十年纪念”诗歌论坛

专题论文..... 68

新叙事主义诗歌刍议

——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专题论文..... 87

守护灵魂与语言的家園

——中国诗歌学会“诗与人”学术论坛专题论文

..... 100

当代诗歌应提倡一种经典意识..... 111

新叙事视野下的泛叙实诗派..... 117

关于编选《20 世纪中国新诗选》的几个问题..... 131

第二辑 生存现实与人文精神（文艺论）

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回眸..... 147

哲学的贫困与文学的尴尬和僵局..... 207

山水情怀与华夏文化精神..... 222

高行健探索戏剧及其戏剧思想再审视..... 228

孟京辉与中国当代先锋戏剧..... 242

《三峡好人》：第六代导演的里程碑式影片..... 253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之根 ——《人民论坛》2004 城市文化圆桌对话专刊卷首语	266
易学对东西方文化科技发展的重要贡献及深远影响 ——《国学第一课——走近〈易经〉》学术讲座	272
从孔子的“天命”说到形形式式的命运观	306
家庭是社会演进的一面镜子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解码及其他	320
第三辑 不知《易》，不足以言中国文化（序跋评）	
不知《易》，不足以言中国文化 ——《科学解码传统文化：中国测字学门类流派大全》序	337
神秘文化同样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范畴及材料 ——《科学解码传统文化：中国测字学门类流派大全》 结语	347
永恒深渊：从时间到语言的双重救赎 ——诗集《白马》自序	353
苦读，多思，超越前人的遮蔽和自身的平庸 ——诗论集《微笑》自序	360
永恒的秋水 ——戏剧电影论集《秋水长天》自序	367
应当在学理上还“现实主义”以本来面目 ——戏剧电影论集《秋水长天》代后记	374
飘升在音乐之邦的五色帆 ——斯瓦提克诗集《地平线上的帆》漫评	380
母亲+新娘：刷新爱的人文内涵及精神品格	38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第 19 届世界诗人大会泰山纪行	390

目录

附录

微笑在深沉中绽开

——评呢喃诗论集《微笑》(房伟、周宝红)

..... 398

诚若秋水 翩若孤鹭

——读子午《秋水长天》(梁笑梅) 406

使人肃然起敬的那一片秋水

——评子午戏剧电影论集《秋水长天》(史啸)

..... 411

一个汉语作家要有 21 世纪的眼光、胸怀和世界意识

——呢喃访谈录 425

第一辑 灵魂与语言 的家园

(诗论)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和哲学，也就没有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的历史。一个时代如果没有诗和哲学，也就没有这个时代的美和理性，这个时代也就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中国新诗导论

——中英对照版《20世纪中国新诗选》长篇序言

提要 此文是笔者应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和《世界诗人》编辑部之邀，为中英对照版《20世纪中国新诗选》一书所写导论（收入本理论集时已作修订）。全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自“五·四”前夕1917年至2000年中国新诗所走过的80多年发展历程，其中包括初期白话诗、小诗派、湖畔派、“创造社”诗派、新月派、象征派、沉钟派、现代派、普罗诗派、中国诗歌会诗派、现实主义诗派、七月派、中国新诗派（九叶派）、民歌风格派、“朦胧诗”派、泛“朦胧”诗派、新边塞诗派、中锋诗派、非非主义诗派、“他们”诗派、“海上”诗派、“女性诗”派、泛叙实诗派、后意象主义诗派和京城学者群诗派等7个历史时段的25个诗派，以及台港诗歌的总体发展轮廓。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大致线索，和各个诗歌流派（族群）的艺术特征、美学传承及其得失。

关键词 中国新诗 发展历程 流派 艺术特征 得失

中国白话新诗最早在出版物上的公开亮相，是在“五·四”前夕的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刊出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即《朋友》、《赠年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据考，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首白话新诗应推胡适写于1915年的《答梅觐庄——白话诗》。该诗长达100多行，说明应该用活的文字来写诗（《胡适留学

日记》第4册)。胡适于1920年3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诗集《尝试集》，则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部诗集。而时间仅相隔一年的1919年，该年全国出版的白话书刊已达400种以上。其中很多书刊都刊载了白话新诗。1922年1月，由文学研究会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主编的《诗》月刊在上海创刊，便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新诗刊物。同年10月，胡适在其《尝试集》第4版自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足时代的血腥气。”换言之，“五·四”新诗在这个有着3000多年诗史的泱泱诗国无疑具有空前的划时代意义，另一方面亦可看出彼时白话诗草创期的步履维艰。

1

纵观20世纪中国白话新诗8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匆匆走过了如下7个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历史时段。

（一）“五·四”前至20年代初期新诗

这一时期的诗歌又可分为：初期白话诗、小诗派、湖畔派和“创造社”诗派等4个诗歌群体及流派。

（1）初期白话诗。初期白话诗大致兴起于1918年至20年代初。代表诗人有：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鲁迅、陈独秀、陈衡哲、沈兼士、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朱自清、叶绍钧、刘延陵、沈玄庐、王统照、郑振铎等。由于初期白话诗尚属一种破旧立新式的具有实验性质的诗作，所以，这些进行新诗革命的主将们在缺乏可以遵循的艺术法则的情势下，其所写诗作往往从语言到意象乃至诗的结构之不尽人意就在所难免。他们在名义上写的是白话诗，但实际上却不同程度地带有文白夹杂的痕迹。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的序言中，曾将草创期诗人的白话诗戏称为“鞋子里

塞棉絮的假天足”，不足以“和今日‘裙翻鸵鸟腿’的真天足相比”，“然而假天足在足的解放史上可以占到一个相当的位置”。

(2) 小诗派。小诗派活跃在 20 年代初期。主要代表有冰心的小诗集《繁星》、《春水》，宗白华的小诗集《流云》，和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梁宗岱、叶圣陶等人的诗作。周作人（化名仲密）《论小诗》曾将其时的小诗派界定为“指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朱自清则把小诗派分为三类：1、受日本短歌和俳句影响；2、受泰戈尔小诗影响；3、中国“乐府精神”和唐宋绝句、元小令遗风。小诗派主要表现刹那间“闲雅、洒脱、幽玄、静寂”的“敏锐感觉”，和“零碎”的哲理、思想，在形式上则讲求“简洁与含蓄”的“零碎篇儿”。可以说，小诗派与其他自由新诗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它拓展了新诗的艺术形式，追求诗思的深广、含蓄、简练等，对新诗艺术的发展是有所裨益的。但是，由于小诗派一味地强调哲理性以及它在内容与题材上的局限，“加之越到后来越讲究刻意求工，便逐渐走向衰退”。

(3) 湖畔派。该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真正以社团名义最早形成的一个流派。湖畔诗社于 1922 年 4 月在杭州成立。主要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后有魏金枝、谢旦如加入）。湖畔派在诗风上与小诗派较为接近。他们也写过一些小诗。但他们更加注重诗歌语言及意象的明快和素朴。湖畔派诗人对 20 年代诗坛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推动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型爱情诗的创立；一是以其素朴、质直、明快的诗风影响和促进了新诗的发展。

(4) “创造社”诗派。创造社由郭沫若和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等于 1921 年 7 月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后来加入的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田汉、邓均吾、柯仲平、黄药眠等。回国后即在上海出版了《创造季刊》（1922 年 5 月～1924 年 1 月）和《创造周报》（1923 年 5 月～1924

年5月)。后又于1923年7月在《中华日报》上开辟《创造日》专栏(共出100期)。由于“创造社”诗派强调尊崇个性自由、张扬自我的个性主义诉求,决定了他们在美学风格上倾向于对浪漫主义的偏爱。那种为了个性解放而冲决一切传统束缚的强烈的主观色彩,往往突现出一种“狂飙疾进”式的昂扬情绪。郭沫若自然是创造社浪漫主义的诗魂。他于1921年8月问世的诗集《女神》被称为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作。从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作中,不难看出其曾受泰戈尔、惠特曼、歌德、雪莱、海涅等东、西方诗人的影响。在创造社的其他成员中,穆木天、冯乃超带有一定浪漫主义倾向的感伤情调是与其对“纯诗”的追求互为表里的。王独清在诗风上则以“拜伦式的雨果式的为多”。总的说来,“新诗的初期,说理是主调之一。”(朱自清《新诗杂话》)

(二) 二、三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

这一时期的诗歌又可分为:新月派、象征派、沉钟派、现代派等4个诗歌群体及流派。

(1) 新月派。新月社于1923年由徐志摩、胡适等在北京成立。但该社起初还不是一个专一的文学社团。直到1926年春,徐志摩担任《晨报》副刊《诗镌》周刊的主编,专门刊载新诗及新诗论。翌年,徐又与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等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1928年8月出版了《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梦家、孙大雨、林徽因、俞大纲、沈从文、刘梦苇等。他们深受英国浪漫派如早期的布莱克、新滋渥斯、拜伦、雪莱、济慈,到后来的维多利亚时期诗人、先拉斐尔派以及晚期的哈代等的影响。新月派的诗作大多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及其想象力,流露出忧郁感伤情调和西方唯美主义气息,并表现出对新格律诗的不懈努力及追求。闻一多甚至认为:节奏便是格律(相当于英语的“form”)。并在《诗的格律》里提出了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原则。